

主编 / 何成洲 [美]王玲珍

性别、理论与文化

2010 年 第1卷

Gender, Theory and Culture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主编 / 何成洲 [美]王玲珍

性别、理论与文化

2010年 第1卷

Gender, Theory and Culture

主办：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和人文研究合作项目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理论与文化. 2010 年. 第 1 卷 / 何成洲, 王玲珍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305-07015-0

I. ①性… II. ①何… ②王… III. ①性别差异—研究 IV.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5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性别、理论与文化(2010 年第 1 卷)
主 编 何成洲 [美]王玲珍
责任编辑 施 敏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228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015-0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性别问题是一个不同文化群体共同关注的话题,它经常与身份、种族、他者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性别的内容比较庞杂,它不仅仅涉及性和性本质、男性与女性,而且还包括同性恋和“跨性别”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同语言、权力、社会规范等密切相关。当今,在世界资本、知识及各种资源极度全球化的时代,权力及资源的不均衡流动和扩展也越显突出。虽然固有的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开始受到挑战,构成霸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内容却仍在全球范围内延续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性别研究不仅仅可以对现今全球化现象中的社会及文化建构和演绎进行深入探讨,而且可以从性别这个特定角度揭示历史霸权的延续及不同权力中心在全球化过程中在性别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及合作。性别研究对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和文化审视具有不容替代的批判价值,它的发展和成果已经使之成为其他社科、人文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性别研究理论在现今全球范围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打破权力中心的跨国、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及反思;这种具有自我反思批判和相互合作精神的交流是性别研究突破历史局限,继往开来的转折点,具有重大的、不容忽视的时代及历史意义。

001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在2006年成立了跨学科的“性别研究”项目,协调不同学科从事与性别相关的研究与教学。2008年6月南京大学与美国布朗大学联合成立了“性别和人文研究合作项目”。“高研院”邀请布朗大学著名电影与性别研究学者玛丽·安·多娜为南京大学“华英讲座教授”,来此作驻院研究和讲学。在项目启动仪式上,南京大学“高研院”与美国布朗大学彭布鲁克妇女教研中心、考格特人文研究中心以及东亚系共同举办了“性别研究的趋势:对话与反思”的研讨会,来自两校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交流和研讨妇女和性别的重大议题。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性别研究专家金一虹教授也应邀与会。经商量,双方同意合作编写和出版一本学术读物,名为《性别、理论与文化》,发表国内外关于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学术论文,着重强调理论、文化、媒体和文本方面的研究。国外的前沿成果由美国布朗大学有关专家负责选编。布朗大学的性别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彭布鲁克妇女教研中心主办权威性别研究刊物《差异》。我们双方讨论过将来以一定的方式开展两本读物

的交流和合作。

本卷的大部分文章选自“性别研究的趋势：对话与反思”研讨会，但同时也收入了其他几位应邀来南京大学“高研院”演讲的国际学者的文章，如美国杜克大学知名学者托莉·莫伊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主任、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爱尔斯佩思·普茹彬。此外，为了体现欧洲性别研究学界的发展和现状，特别邀请了挪威奥斯陆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哈丽特·尼尔森和海伦·奥塞特提供了两篇有特色的文章。

本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性别研究的理论探索、性别研究的学科理念和跨文化性别研究。性别理论部分的五篇文章分别从文学、电影、跨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和电视等不同的角度探索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前沿理论议题，对于我们认识性别研究在不同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发展有着启发意义。学科理念部分的几位作者分别是布朗大学三个研究中心和系主任，还有一位挪威奥斯陆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他们分别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的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的发展历程、体制建构和研究特色，探讨了性别研究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路。第三部分是跨文化性别研究，这里的八篇文章分别从不同学科的具体问题出发，结合和运用妇女与性别研究的理论，对文学文本、网络女性书写、青年电视文化、家庭两性关系等加以深入的剖析和理论阐发。最后是一篇与托莉·莫伊的访谈，涉及女性作家、后女性主义、跨国女性主义、性别表演等众多话题。

《性别、理论与文化》欢迎国内外同行赐稿。感谢支持！

编者
2010年春

目 录

性别研究的理论探索

“我不是女作家”——关于当今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	
托莉·莫伊	3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及主体性问题——老观众和新观众	
玛丽·安·多娜	16
跨国女性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性别研究的影响	
王玲珍	24
性与权力：本能、潜力与能力	
爱尔斯佩思·普茹彬	34
从电影到电视：女性媒体研究之路——《暗箱》(Camera Obscura)	
杂志的媒体之旅	
林恩·乔瑞奇	51

001

性别研究的学科理念

彭布鲁克妇女教学研究中心：理论上的挑战	
伊丽莎白·韦德	65
性别研究在挪威——别样的故事？	
哈丽特·尼尔森	76
人文学科与人的境况	
迈克尔·施泰因伯格	86
研究地区，研究性别	
凯瑞·史密斯	93

跨文化性别研究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追寻	
何成洲	107
男性气质、家庭与两性平等——北欧社会男性与家庭叙事的转变： 1990—2005	
海伦·奥塞特	117

观剧东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性别话语冲突与嬗变——一项对高校
学生性别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

金一虹 杨 笛 134

历史的回望与沉思——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再批评

杨莉馨 147

再思女性的主体性——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

戴雪红 156

论网络传播中的女性表达

王 蕾 163

从“崩解”到“新建”: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关系研究——以鲁
迅、张爱玲、白先勇和朱天文为论述中心

刘 俊 175

回望与反思:中国“美女作家”现象在法国

黄 荭 183

学术访谈

性别研究的未来——与托莉·莫伊的访谈

002 何成洲 195

征稿启事

/ Contents

Theories of Women and Gender

- 3/Toril Moi: "I am not a woman writer"—About women,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theory today
- 16/Mary Ann Doane: Feminist Film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Subjectivity: Spectators Old and New
- 24/Wang Lingzhe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ender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34/Elsbeth Probyn: Sex and Power: Capillaries, Capabilities and Capacities
- 51/Lynne Joyrich: From Film to Television: Journeys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001

Gender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 65/Elizabeth Weed: Pembrok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Women: Theoretical Challenges
- 76/Harriet Bjerrum Nielsen: Gender Research in Norway—a different story?
- 86/Michael Steinberg: The Humanitie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 93/Kerry Smith: Studying Areas, Studying Gender

Cross—cultural Gender Studies

- 107/He Chengzhou: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China
- 117/Helene Aarseth: Masculinity, Family and Gender Equality: Changes in Man's Narrative on Domestic Participation in Scandinavia 1990—2005
- 134/Jin Yihong, Yang Di: The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Gender Discourse in Pop Cultures in East and West
- 147/Yang Lixin: Reconsidering the Chines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 156/Dai Xuehong: Looking Back at Female Subjectivity: Femi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163/Wang Lei: On Feminist Expression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5/Liu Jun: From Collapse to Rebuilding: Studies on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in Twenty Century's Chinese Literature

183/Huang Hong: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France

Interview

195/He Chengzhou: The Future of Gender Studies with Toi Moi

Introduction of Nanjing—Brown Joint Program in Gender Studies and
Humanities (backcover)

/ 性别研究的理论探索

“我不是女作家”

——关于当今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①

托莉·莫伊

003

为何“女性”和“写作”的议题在当今女性主义理论中仅成为一个边缘话题？与文学在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相比，现在表现出的文学兴趣的衰减就更加明显了。尽管在此我仅谈论文学，但很有可能文学兴趣的丧失是更广范围上兴趣丧失的征兆，这些范围包括女性主义理论范畴中关于女性与美学、女性与创造性方面的问题。我会从一些理论原因着手探讨为何大家对女性与写作这个论题失去了兴趣：这种情况是何时发生的？理论原因是什么？以这种方式，我期望指出一个实际上值得我们研究的理论问题，从而开始再次聚焦这个论题所需的理论工作。本文首先分析社会中女性作家的境况。对此，我将进行言语行为分析。为何一些女作家不承认自己是女作家？我们如何对待“我不是女作家”这样的宣称？我将借助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来分析这个问题，同时指出波伏娃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性与写作这个论题上的看法。文章末尾论及了文学对女性主义的重要性。

历史：分析问题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女性写作及女性书写在学术界内外都甚为流行：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雅各布斯的《书写的女人和关于女人的书写》（1979）、卡穆芙的《女性欲望的小说》（1982）、米勒的《性别诗学》（1986）相继面世。在当时，对于我们这样易受影响的年轻人，这些都是让人激动的、充满挑战的重要理论著作。80年代的女性主

^① 2008年12月12日晚，托莉·莫伊应邀在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以此为题发表演讲。

义理论兴趣主要集中于女性与创造性、女性与写作、女性与艺术创作方面的问题。

“女性写作”在当时经常被定义为：女性进行的写作、关于女性的写作、为女性进行的写作。“女性书写”的概念在法国得到相似的发展，但更接近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思想，其支持者如埃莱娜·西苏和吕斯·伊希加蕾。法国的女性书写促进了带有明显女性气质的写作，概括地说，即促进了女性写作作品的产生——尽管必须承认的是女性气质也可以偶尔在男性的作品中显现。

对许多女作家而言，这一波写作兴趣的浪潮意味着纯粹的解放：此前数十年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对女性的大男子气概似的描述。多丽丝·莱辛在1971年为《金色笔记》(1962)所做的再版序言中，这样提醒读者：

十年，或者甚至是五年前……小说和戏剧主要是由对女人相当苛刻的男人们写成——不仅在美国，在本国(英国)也是如此——女人被刻画成恃强凌弱和不忠背叛的人，特别是被刻画成暗中破坏的人。然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这些态度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作为坚实的哲学基础，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而不认为这是他们仇恨女人、有侵略性的、神经过敏的表现。

莱辛的这番话不仅指涉了诸如莫曼·梅勒和亨利·米勒等美国作家——他们也被凯特·米利特在其划时代著作《性政治》中斥责——还直指以金斯利·艾米斯和约翰·奥斯本为首的在50年代形成的整个“愤怒的一代”。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迸发出的对女性写作的强烈兴趣就显得完全合理了。女作家最终将会在写作中充分表达她们的激情和愿望；女读者最终也会在这些著作中发现自己的激情得到了反映。

因此，许多女作家在这个时期取得成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对其他一些女作家而言，一味强调女性气质和性别差异这种做法让她们恼怒。“写作的时候，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狗也不是猫，我不是我，我不再是任何东西，”娜塔莉·萨罗特在1984年接受采访时愤愤地说道，“从来就没有女性书写这样的东西，我从来就没看到过。”^①在其他场合，她还宣称谈论“女性写作或男性写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②

《金色笔记》这本1962年的划时代著作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圣经，实

① 我最早在 Ann Jefferson (2000:96) 看到这处引用的。Jefferson 的引用来自 Sonia Ryk-iel 对 Sarraute 的采访；我引用了这个采访的更多内容 (Sarraute, 1984:40)。

② 参见 Jefferson (2000:97)。Jefferson 指的是 Michèle Gazier (1984) “Natalie Sarraute et son ‘il’”，载于7月的 *Télérama*，pp. 38—39 (p. 38)。

至名归,但莱辛很快就否认了其小说支持性别差异。相反,她宣称该作品恰恰是关于由差异产生的破坏性后果:“这本书的内容及形式,所有的一切都或明或暗地阐明了我们不能以分割或分隔的眼光看待事物”(1999: xiv—xv)。在小说快结尾的时候,两位人物索尔和安娜在经历了神经紊乱的崩溃之后,他们不同的个性消散了。莱辛评价说:“他俩共同书写了金色笔记,你不再能够区分索尔和安娜,也不能够区分他俩和书中的其他人”(p. xii)。

由此可见,女性写作的鼎盛时期仍充满了不同的声音。谁对谁错?为何一些优秀的女作家一想到她们的作品被烙上女性的印记(而这本就是事实)就深感懊恼?当今尖锐的女性主义理论不能提供答案,因为它已不再关注女性和写作这个论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为何女性主义理论不再关注女性和写作。

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突:作者与写作

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与写作这个问题上现在保持缄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后结构主义的兴起。70年代末,关于罗兰·巴特的文章《作者之死》(1977)的引用四处可见;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雅克·德里达(1988)的一番系统性的尝试,即认为文学仅仅是文本,是一个符号系统,其意义来源于能指符号的游戏,并不指向一个发言主体;米歇尔·福柯激进的反人文主义的影响也旗鼓相当。 005

这些理论在80年代开始与女性写作发生严重冲突。女性主义者们一方面想研究女作家,一方面又认为巴特、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不无道理,于是开始怀疑作者是“女人”这一问题是否真的重要。在美国,这一立场体现在佩吉·卡穆芙和南希·米勒就女作家地位展开的里程碑似的辩论中。这场辩论分两场,第一场始于1981年,由各自的一篇文章组成;第二场始于1989年,由双方的通信组成。整体看来,两次论道深刻展现了期间学术气候的变化。

早在1980年,卡穆芙就反对女性主义研究将文学作品降格到一个署名上(Kamuf, 1980: 285)。1981年,她曾宣称,对女作家的兴趣可以被简单地概括成是对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进行的女性主义版本解读,而这在很早就已被福柯拆解了。^①另一方面,米勒则认为不管卡穆芙在理论上是如何正确,女性主义者仍然要站在女作家的立场上,否则这些女作家不

^① “如果女性主义受控于何谓女人的语言、文学、风格、经历这样的议题,那么除了为人文主义提供普遍真理的信念的范畴,她们还能从哪里找到能以这些议题形式抵达真理的信念呢?”(Kamuf, 1990: 108)

久就会被历史遗忘。忽视这些女作家就恰恰助长了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气焰。^① 两人此时的论点似乎并未交锋相对：米勒并未攻击卡穆芙的理论，卡穆芙也并未挑战米勒强调的政治目的。

然而在八、九年之后，当她们又回到这个论题上时，各自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卡穆芙当时正以符咒般的高度的解构主义风格进行写作，她宣称不再愿意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因为她认为女性主义一词无法避免地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最终将会无法避免地消解在自身这个系统中。^② 另一方面，米勒仍然认为女性主义仍是政治上的必需，然而她的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了1981年的热情和乐观：“但是……为‘身份政治’的某种欢欣鼓舞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然而我们由此走向何方，以及以何种语言走去，这些都是尚不明确的问题。”^③

此时，1981年所提到的作者性别是否与文学有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卡穆芙甚至不愿意谈论作者，而米勒虽然宣称女性主义者至少有政治责任要保持对女性作家的兴趣（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反对卡穆芙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对形而上写作的拒斥，米勒则缺乏所需的恰当的理论依据。

198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盖亚特里·斯皮瓦克从“实践优先于理论”^④的角度，提出了“策略性本质主义”这一概念。这与南希·米勒的立场一致：当理论在实践中不能发挥作用时，我们应当给予政治实践优先权。然而，这样的宣言并不能够做理论性的工作：引发这样的宣言产生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卡穆芙与米勒在1989年甚至未提及女作家的的问题，而斯皮瓦克在1989年宣布她已经“重新考虑策略性使用本质主义的依据，现在感到这一做法实际是为本质主义提供了某种托辞”（斯皮瓦克，1989：127，128）。^⑤ 至此，女作家的的问题就完全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境地了。就我所知，在卡穆芙和米勒的辩论之后，我们还没有关于女性、

① “我相信‘我们女人’必须继续支持女人写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将遗忘我们的做法重新正当化(p. 113)……如果女性研究变成了性别研究，那这个机制中的女性的真正终点也就不远了。”(p. 118，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Miller, 1990)。

② 参见 Kamuf and Miller (1990: 132)。

③ 参见 Kamuf and Miller (1990: 124，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④ “我认为采取反对本质主义话语的立场完全是正中目标的……但策略上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即使我们在讲女性主义实践，或者实践优先于理论时，我们都是普遍化——不仅在笼统化，还在普遍化。”(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0a: 166，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1984年的采访内容也出现在另一本书中：《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Spivak, 1990b)。

⑤ 这次采访内容也记录在 Spivak 的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b) 一书中。在 “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With Sara Danius and Stefan Jonsson” (Spivak, 1993a) 一文中，Spivak 强化了对“策略性本质主义”的批评。

写作和文学的新的伟大的理论。作者性别是否具有重要性,这个问题仍然像 20 年前一样没有得到解决。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人,非文学

女性和写作的问题被理论家搁置下来的第二个原因是受到了朱迪斯·巴特勒的影响。仅在卡穆芙和米勒完成了她们略带沮丧、几乎是后女性主义的对话后,巴特勒(1990)发表了大作《性别麻烦》。在书中,她挑战了“女人”的范畴,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社会性别,进一步说,社会性别是异性恋至上、异性恋范式的权利结构的表演性效果。在《性别麻烦》所营造的思想氛围下,对于使用“女人”和“男人”这样的词的人,这种做法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个不幸的使用者没有理解:这个世界有些人不符合传统的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刻板划分。^①

巴特勒宣称社会性别是表演性的,这几乎意味着我们通过从事性别化的事情来建构社会性别,而我们的行为也相应地要么加强,要么破坏社会性别规范。这与西蒙·德·波伏娃的观点不谋而合:“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变成的,”因为波伏娃也认为人在行为中建构自身。巴特勒和波伏娃都是反本质主义者,她俩——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都相信性别在社会中建构,也可以在社会中改变。但另一方面,她俩在身体重要性和行动力上意见相左:波伏娃相信人是行动、选择的具体化的主体;巴特勒则认为身体是一种弥散的物质化过程的效果,她坚决否认“每件事背后都有个成事者”(Butler, 1993:9)。

不管巴特勒和波伏娃意见有多么不同,她们的性别理论都是关于性别起源的理论,都试图回答:性别是怎样被建构或形成的?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出具体的政治或伦理的结论,即这些关于性别起源的理论并没有告诉一旦性别形成后,我们应有的做法是什么。如果想要合理地解释我对当今社会妇女状况的观点,或想要阐明同性恋的权利,是不能够仅仅依靠解释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来完成的。要做到这些,我需要的是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确保人际间应有的交往确立原则,或者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自由是最高个人及政治价值。

随着《性别麻烦》一道,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们将注意力从文学和文学理论上转移开了。巴特勒是哲学家,除了一些不引人注意的例外,她并未论及文学。整个 90 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投入到美学艺术的精力更少了。“女人”一词的使用变得困难,除非加上引号。到 90 年代末时,进

^① 我曾其他地方论述过,不考虑说话者和说话语境就认为“女人”一词总是毫无例外地具有与传统相同的保守的意义,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但这里不再做详细讨论。见 Toril Moi 的“*What is a Woman?*”(2005)。

一步发展女性和写作理论的基础已经消失了。

今天

直到 2008 年,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仍然在研究女作家。这些著作的思想水平高,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总体上在学术界获得了认可,例如,葆拉·巴克斯希德尔的关于 18 世纪英国女性诗人的要著(2005)在 2006 年获得了 MLA 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项。自 80 年代以来,新一代的女作家出现了,许多文学评论家迫切地感到要建立一个思想空间,以严肃认真地对待关于她们的斗争的讨论。玛丽·伊格尔顿在《理解当代小说的女作家》(2005)一书中强调女性主义总是关注女性对作者权和权威的争夺。她同时指出自 70 年代以来,女作家用英语进行的创作中,艺术家和作家的形象仍然相当重要。玛丽·伊格尔顿还与人合办了一份新杂志《当代女性写作》,致力于 1975 年以后的女性创作的文学。

008 当今理论和实践似乎不同步,就像 80 年代末的情形,其结果是导致某种思想的分裂,头脑的一半继续阅读着女作家的作品,另一半想着作者之死,认为“女作家”的“女”一词是理论诡计。难怪许多关于女作家的书和文章都以一系列的赔礼道歉开始。这些书的作者通常在开头向我们保证她们并不反对巴特或福柯,或者解释她们并不是描写真正的、具体存在着的作者,而只是描写文学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又或者虽然她们写的是女性,实际上写的是加有引号的“女性”。如此等等都是理论病的征兆。我们当今的理论没有支持女性研究女性写作的兴趣,反而让她们有负罪感,甚至更糟的是,让她们对女性和写作方面的研究唯恐避之不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在需要更多理论(或者说更多哲学——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么认为)。在许多女性和男性看来,重要的研究工作在政治上获得了合理性之后,我们实际上需要在理论上证明其合理性。

我不是女作家:波伏娃的两难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开头指出:在歧视女性的社会里,男性是普遍的,女性是局部的;男性是此者,女性是他者。这是波伏娃对性别主义的定义,是《第二性》这部书所有内容的基础。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简单,忽略了这本书本身是多么杰出、仍将对我们有多么大的帮助。

波伏娃的上述结论来自一个事例:

有时在讨论抽象问题时,有些男人对我说:“您这么想是因为您是个女人。”我会感到恼火,但我知道我仅有的防卫就是回答:“我这么想是因为事实如此”以抹去我的主体性。这时如果说:“您不这么想是因为您是个男人。”这样的反驳是根本不可能